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六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吴魯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策四首

山西第三問

問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葢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益何

主大較可得聞否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太廟從祀之臣自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季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國家熈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鄙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葢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禄於朝死而共其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兹地嗣其教没而以兹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耻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耻也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

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𣈶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絶也夫金偏隅耳而猶能舉舍音尼瑪哈烏珠張浩輩之祀而況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葢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揚雄韓

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頥張載程顥程頥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勝國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吴澄者應之而况不為元者乎明興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閒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

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
公而已先皇帝之世於宗廟大典盖惓惓焉首上太祖
厳號及追上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
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
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病英而
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仁宣而後寥寥無聞
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列聖之丕承
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

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介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

之道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
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
吳澄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幸
太學爵改王而為師神改像而為主佾改八而為六蓋
前是從祀者奪揚雄矣已采輔臣言退荀況馬融劉向
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
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修天下不以私訾脩而以公

許王通等謂脩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

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過也然自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下酇侯雖以嫌死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

納克楚二十萬之衆傳潁公友徳之從大將軍取山東
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遘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勲烈固伯仲岐陽
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宜别於其鄉隆其贈
謚而録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勲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
聖門而稱學者若吴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
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
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

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夫甲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故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第四問

問太史公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固聖門罕言之然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耶即不敢與諸儒生為雅言夫齊越嶲爾國耳管夷吾計然為之謀而卒以富役天下桑弘羊一賈人子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竒羨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果何筴也今天下雖號全盛然中外恒枵然若果然之腹不能以月

計大司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尚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願與諸生商之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
計者采焉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于主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末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强授之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

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

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貲傾吳而横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内皆隣敵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盈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發我之贏而時中彼之急汲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母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内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

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筴有所達而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脩怨於匈奴已脩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宮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而齮齕之盖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筦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

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筭軺車船賈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邉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齷齪儒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盖漢興人主世世守共儉宫室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民得

漁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天下於漢賦財法嚮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吏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億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

為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歉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寛于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强授之人難也邇年國用乏大司農不能當中

旨數更易中外士大夫朝夕以用爲憂公車之牘至累月不能竟十道之使旁午而未久輒報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計開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緍且中止矣屯政壞而思飭其舊計其羨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而復廢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爲之母矣累世之蓄困於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牘之所積困於頻年之徵䘏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賦而

閭閻竭矣廣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計而五嶺之
公私貿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計而青徐兖豫之公
私貿矣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邉計内有日益而必
不肯已之宗藩然則如之何曰此在人主精思之委計
於大臣而後可也邉計不可已則加重於主兵而少調
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
聽其從四民之利使人自便而禄減罷不時宣索則六
宫之用簡而戸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簡而冬

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衛府軍之籍則冗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其德莫大乎節儉夫節儉者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主慎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於侵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

弊故自古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著爲令甲有之言及國蠹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即管計諸才臣杜口可也

第五問

問外國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葢益訌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孼孼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敵

雖强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明威德薄海内外令縱不能犁王庭鹵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巔四郊多壘即何策以洗其恥乎諸士子之鄉中敵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中國之不能與外敵者久矣而今為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敵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為九邉而敵長聚是以九而

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敵便馬疾鬬耐饑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敵因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鬬而為騎陣敵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也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敵既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

敵也敵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敵顧為主而我顧為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敵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為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鬬即獵其所工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焉不憂鬬而憂其妻子為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内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大憝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敵自其主帥以至於鬬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沈懲易

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邉臣之於大臣若隅九閽焉而何以責之效力也為敵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敵為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敵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敵卒不能為我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之敵而非女直蒙古之敵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敵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之中國之民安敵而不相鄙也敵安中國之俗而不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

國而敵得饒於戰以敵供敵而敵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匱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虞歸久居則虞疾中國之所以獲支梧而稍息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敵之尚為匈奴突厥愚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胄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戰者

則曰敵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敵介胄之士習戰者曰不然敵鬭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校之其見敵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敵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甘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為皆非也愚非能抉擿首腹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筴也不過諸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權

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邉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敵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為守山西薊邉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為戰以戰為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而併於大堡堡宿鋭士栖餱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為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内敵庶幾且遠乎以守為戰者非

必守也敵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敵入矣清野以疲其騎清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遏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為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為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

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令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為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别貯帛封樁庫購敵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璽書毋使罣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僇社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

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為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為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師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迫之輕為之下者自

一命而上即有與主㕷息嚬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敵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而嘻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為之中制敵至則聽其誅賞敵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疎節闊目不能為必勝之筴也異日倘捐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湖廣第一問

問古推功者重開創語德者歸守成殆未有以易也
我高皇帝逐亡元定寓縣再闢天地驅一世之豪傑
而左右之不亦功倍堯舜哉其良法懒意提衡畔渙
顓若畫一盖二百有餘禩而天下謐如也文皇戡家
難泰陵敕身軌赫然聲施異世焉其後先承顯之烈
亦能舉其大畧否今上業方在冲幼而薄海内外奉
澤共度搢紳黔黎交口而頌聖哲以為過周成漢昭
萬萬夫萬古莫二之功我高皇既擅之乃今上秉齊

聖履大寳而富春秋萬古嗣盛之德此其時矣將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皇觀也諸生為精言之不佞將以聞於上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其所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前者其所繩者祖武也功與德不可歧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有功振廢之謂功垂詒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其盛者也

執事頌國美揚聖哲欲人主上登三下咸五而先以高
皇帝之大功與所以垂治安之道而至今者為問甚盛
至心也愚無似敢以不敏對蓋孔子嘗觀河洛而歎曰
微禹吾其魚乎又美齊氏之績而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袵矣夫禹之功誠大然是時原隰之膏沃比耦而黍
稌者尚有之即不治猶不至盡天下而華其舊至管仲
之季北不過山戎跳梁燕薊之末垂南不過楚蠶食江
漢諸姬而已而所謂楚者猶竊中國之衣冠而談禮樂

管仲亦僅能膺懲而扞圉我耳孔子尚稱服其仁而況於元以荒服邊裔之衆纍我中國而悉臣之舉一世之豪傑頫首而事之以為主傾耳而聽之以為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覺故夫所踐者莫非其土也所臨者莫非其人也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劒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而北驅逐而置之大漠之外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海嶽奠而如故民人復而維新夫豈直得聖人之威哉即軒轅遯五兵而大禹讓玄圭矣高皇

帝猶不自聖兢兢焉奉大寶于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蕩也賜租之詔無歲而不下戒盡民也一記閱江樓幾成而罷之終其身不為離宮別館戒游豫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號戒褻神也滇詔平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阻日本貳閉關而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啟釁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不得相彈壓戒專國

也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戚專戎也六尺之孤垂拱而不置母后席戚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戚外移也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臣妾而不加嶶號戚俢心也高皇帝雖以神武蓋一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在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闔之績足以當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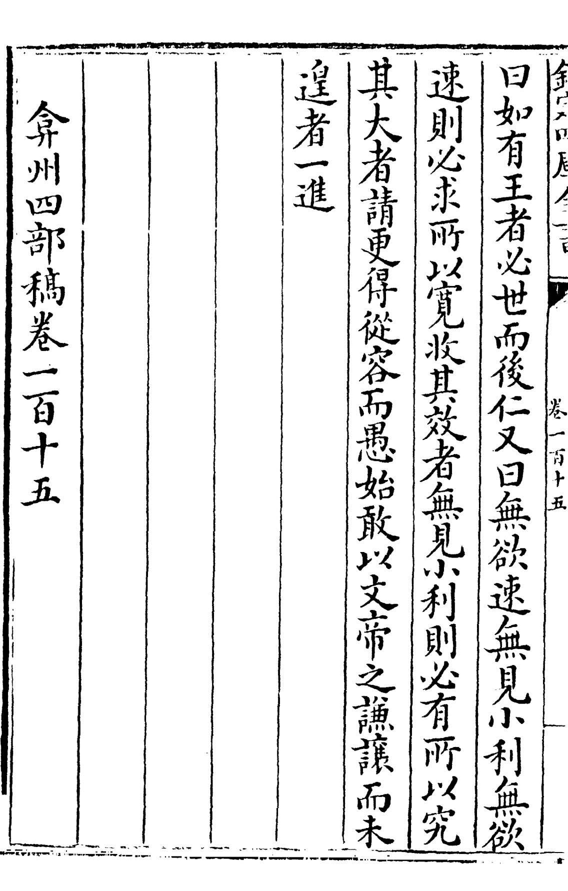
後代是故指鹿訓狐之輩欲竊之而不能久執事之所稱高皇帝者功而愚則所謂高皇帝之所長有天下不盡以功也繼高皇而聖者莫若成祖人見其聯數十萬之衆垂百年而再造區夏六龍之駕四出塞而單于請命餘皇之卒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以為是成祖功乎不知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章六經却請封禪而所謂功者不與也繼成祖而聖者莫若泰陵其嫩政固不可更僕數也大要在奉

兩宫睦諸邸御經筵親朝政禮耆輔優言路畏天警悲人窮躬節儉敦仁恕盖十八年如一日焉人以為孝皇德乎哉鼎成之日而深山窮壑田畯紅女號泣思慕若孺子之於慈父母故内訌於謹雄寧彬外蹦於鍇濠劉齊藍鄢輩而天下晏如也是則我孝皇之功所以不朽也我主上御極之載距高帝戊申所二百餘矣天道變而人事應之煥然鼎革以貽中興之治是天下之大期也屬者歲頻登匈奴革面南越授首無兵革之警中外得以

精意而承令是天下之大機也主上以沖幼握大寶凝然不動聲色尊嚴若神委政者碩講明經誼三元老相與夾輔内外宮府一體政不旁落即書史所載周成漢昭之内何敢望萬一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期不可忽機不可失而本不可不預培而默滋今虎觀諸儒日横經而講者無非三代帝王之訓而大臣之所進說圖解具善惡凜乎萬世龜鑑也第不知燕閒蠖濩之際亦嘗内驗之身心而外驗政事乎人主一身父母宗子其精

神上與天相流通而下與萬姓不隔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一夫不獲恫瘝乃身盖凛乎其可畏而惻乎其不容已者也故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佚也緣識不可使早開懼其旁入於欲竇也才不可使有餘懼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不可使便辟懼其唯言而莫與違也我二祖一宗之政不下榻而可以按求至二帝三王之心法又不在簡冊而在方寸耳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公卿大夫日取祖宗法而夾持之十年而財

不裕民不安外國不賓服禮樂教化不漸興者吾不信也夫以高皇帝之烈崔魏昭烜與天地並而後皇以㢘㢘守成之政仰而思𡟭不亦計左失當哉而愚復以㢘㢘守成之說進得無益其左也雖然人主陋漢唐陋祖宗以為非至治之績而必欲上等於堯舜其志非不恢乎大也然出之不以本而行之不以漸掇拾經史之陳言而施之不相入之俗强物之情而就我此王安石之所欣然以興而韓富司馬之所慼然而深憂者也孔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無欲速則必求所以寛收其效者無見小利則必有所以究其大者請更得從容而愚始敢以文帝之謙讓而未遑者一進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五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策四首

湖廣第二問

問天官家言談說災祥禍福若指諸掌其大槩三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所紀陽九百六之類是也有

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五星躔度正犯之類是也有
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凌變寒暑霜雹震蟄水旱之
類是也然推天以徵人則於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
徵天則於數有驗有不驗果何也說者以爲三代時
人主之精誠徹於天天視聽爲一而後不能盡然又
謂太史失其官躔野變其度而不盡能一一應然歟
否耶當世宗末海内報災異者不虚月而奏其祥者
輙上聞然至於今而寓宇寧晏外藩賓服民心忻如

也即往者星異小小而聖主喆輔交相爲儆固借此
益脩其德以仰承仁愛顧其數有可推而其道有可
盡者乎諸生毋以不經對請用以觀異日
執事發策而以上天之運象與災祥之應否為問諸生
鄙人也上之不能窮神知化以契上帝陟降之精而下
之束於制不能窺見天官推步占候之法毋乃以臆問
而令諸生以臆對乎雖然竊有以窺問者之旨不在天
而在人也蓋執事之問三而人事不與焉其曰陽九百

六者自然之運也載於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竒數也為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為陰數窮皆所謂厄候也攷之羿浞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為十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而得百六之數三其分裂乖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而得百六

之數七小甲雍巳而得陽九之數五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盭戾若此也夫氣運不足言也至於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及五星躔度正犯之類是也象見而天下之禍福因之所謂天感人也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淩變寒暑霜雹震騫水旱之類是也

幾動而天之災祥應之所謂人感天也日月之交月行黄道而日為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衡月入於日暗虛之内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書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秋之際為能治於漢耶説者謂史佚而不盡載近矣而是所謂日食者其盡能為災於漢

否也自日月而下者毋過五星為其能盡天之五行也歲星最吉其所居國不可伐能伐人填星次之凡國居久則福厚熒惑最凶所居國受殃太白次之辰星又次之要之犯道變色則皆足以為災久伏不出則必化而為彗彗之所指靡不立禍然亦安能一一而令人應耶夫吉星不能挽之而使留凶曜不能推之而使去則所以感人者亦遼邈也吾姑舉數者以證之夫呂后以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

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易姓氏也立未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歴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為天下兵也文帝時一日而裂山者二十九一雨而為日者二十五壊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為君道廢壊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壊而民安佚孰有踰文帝者也又其四年六月雨雪法以為誅殺過當應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

生鳳一見於漢桓之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蒼麟十六
驟駕於石虎芝草數萬供養於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
德哉世之為解者曰三代而上人主之精誠與上帝相
為流通上帝日畀其視聽而待之是人主與天一也故
一遇變而立應一脩德而立改三代而下既不克齋明
其德以默與之契而又未甞中心慄慄以承其變是人
主與天二也是以有應有不應也然所謂九年之水於
堯而七年之旱於湯者亦未聞其能逆銷之也則夫蓂

脯蓂莢屈軼鮭觽之類吾不敢盡以為和德應也則又
曰帝堯之世羲和欽昊天而其仲若叔分殷四時矣夫
以杳眇不易測之政冠萬機而推策无可據之人踞四
岳九官十二牧之上其事若迂而甚專篤是以職脩而
動輒驗漢興太史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而今且以一
書筭白丁充之矣夫安能望其明天道而察民故也是
或一道也則又曰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魏以
冀州而屬蕞爾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魯在東而西

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盖自古猶疑之況於今荆揚二州地半天下而戶口人物實當天下十之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又安能一一驗也是又一道也凡此皆執事之所疑也愚則以為天地大矣人於其間取吾形氣之似者而欲配之已取吾機之相通者而測之已又取吾法之可推者而模範之謂天地在是矣其合者固恒而不合者

亦恒也當嘉靖時彗若蚩尤之旗無所不犯山陜之間坼地千里摧百萬人之命夏霜冬雹水旱霆火靡歲無之遠方波臣不得盡覩脩省之實而宗伯所陳事非瑞芝即白龜鹿也私心固不勝其憂矣而十載之内歲益登綱紀益振朝野益恬穆無事豈所謂不在天而在人者蓋有道耶抑高皇帝之功德貽後者與宇宙竝而災祥不能撼耶客歲象異特小小耳既非五星之精所化不過周伯王蓬之屬而其在閣道上下者占不過兵革

冠竊伏姦在側耳聖主喆輔公卿臺諫恐然而交相戒者何也愳有以窺其故矣夫人主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而其於言動也無所不快意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為天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警示之幾何而不日流於驕且怠耶不然徹樂避殿減膳菲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宥過賜租省刑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而始克舉也是故人主而能祗敬則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雊為大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惑

為宋景昭賢也人主而汰則含譽彗矣平慮鬼目矣甘露雀錫矣愚故曰執事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

第三問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由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畧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明興國大政閟於金匱石

室而不得窺然以脩史者徵之代出人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國史家乗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别列為編年而續涑水氏以備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

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者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荆蠻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於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於列國國自為

史人自爲筆至秦務師吏斥百家而史亦隨燼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罪也祖龍爲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猥瑣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

新而其跡若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唐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為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為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若於略而不偏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若於繁而不能覺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

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
復爲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略相當後世頗稱
述馬而其他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
元王劭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歷
大約又因二紀而爲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
散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
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馬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
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

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棻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等及歐陽脩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伏無忌劉珍蔡邕之為東觀記謝承之為書華嶠之為典張勃之為録何法盛之為說崔鴻之為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衍之為宋鄧彦海之為代李百藥之為北齊是也歐陽脩紀新唐而劉昫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

以其文哉述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為史而當
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周
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削正史而不
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
自為法然世主稱良馬夫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
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匱石室之閟度
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革除靖難之際其筆
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

乃至英憲孝之際秉如椽者陳廬陵劉㑺野焦泌陽之
輩往往鴟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
甚或責賄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
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百家其在朝者脩郄而滅其公
是逞巳而欺其獨非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為目信
他人之舌而用為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
系遷轉履歷而巳要之無非諛墓者改事之非而稱是
略人之美而歸巳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執

事之間而有請夫班氏脩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以憲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脩漢紀况於今聖天子秉睿哲履昌運日以文教撰海內而公卿大夫熟於墳典丘索之業者哉有如一旦悉出金匱石室之閟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愽之士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遒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所輯星官之

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所謂通鑑者而上之虎觀諸儒得進讀於燕間而黼座之表迴清矚於乙夜其益非淺尠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為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故夫左氏也司馬班氏也壽與曄也非晉唐與宋之可擬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

新唐而不傳無他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
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縮焉而謂無人
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
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為不稱又生不及遇左氏傳故
其叙春秋諸世家舛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
游俠貨殖伎幸之倫偏採而不忍斥有能節其凡例自
羲黄而下迨於今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
為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毋以為迂否

第四問

問西漢尚事功不如東漢矜節義固也然事功之效能立見於國而節義則先養名而晚收效且寺人黨錮之禍亦云有以激之夫晉人貴清談六代開靡詞其驅江左而削弱亡論已末宋之季明理學者視其人何啻天壤乃入朝而奮袂以稱慨復羣居而斂襟以談性命或者謂宋勢之不復振亦與有力焉何也國家履恒泰之運治平久而弘正間有倡古文辭者

其儔頗推揚之大槩少伸而多抑其卓然欲以節明志者往往抗諫諍而殉封疆君子稱之天下北孽敵南孽倭搢紳先生投筆而脩羽檄之業暴起騰貴及至於性命之學興雲合而景從而一切下視為土苴為焦螟也是四者於古之所矜尚同耶異耶其於世果孰益而孰損也諸生有辨志之學否

天下未嘗乏才也人主欲就天下之治故不得不求之以實天下之所謂才者因而自就其欲故不得不應之

以虛應之以虛虛之久而人主卒無以得其實也不獲已而相襲以成虛求之以實而竟無得也人主之求亦虛而天下之材卒無以自見其實上與下交為虛而名與實相為悖如之何其得用人之益也夫豈唯無益且有大損今夫山雞之於長離也鍮石之於金也碔夫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梗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殽名實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却避矣何也謂其似之能為害也孰事之策諸

生果取其實乎抑欲得其似而遽已也恩嘗論世而竊

恩唐虞之際矣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歸而

陳謨訓而靡匪心法也亦靡匪至文也凡執事之所謂

事功文章節義理學者固無繇見也三代而後治日以

駁而名始出矣漢高帝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籠悅天

下而所謂求賢詔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其意不過

欲盡一世之才而為我用而世之應之者毋論其時蕭

曹韓彭之屬而已也輔相則魏弱侯丙少卿將帥則衛

長平霍冠軍趙營平受遺則霍傅陸戡難則周絳侯條侯父子循良則黄潁川龔渤海韓馮翊材幹則趙張二京兆尹扶風奉使則張慱望蘇屬國立功則傅介子甘陳之屬人主之求材也若探囊而取之所求立至其效用也若探符而合之所效立驗故終西漢之世人主之用在下而不在上而天下之權在上而不在下雖以元成偷而外藩賔服黎庶愉樂郡國之政脩而國勢彊者其人才為國盡也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故欲風天下

以節義友莊光而不之臣褒卓太傅俾冠元勲而天下翕然改觀矣是故安隗托節于堅苦逢周矯志于宾逸陸戴致躬於府主弘彪昭讓於姻封即欲出而用世者靡不束髮自勵羔鴈成羣舒徐而應步武咼鉉而年且老矣而李太尉陳太傅又以勁節峻行而鼓舞之李元禮范孟愽之流為之祓濯縷别君俊顧及之説興而天下之賢士君子日與權戚倖寺角而漢事變矣當是時人主與左右之好惡伸於上而天下之是非各伸於下

是故終東漢之世而賢人君子與社稷而俱盡者或以謂節義激之也晉氏談玄老而王樂為之倡至於東晉浸淫極矣建安脩麗辭而曹劉為之冠至於六代浮靡極矣夫以魏晉拓跋日侵尋於干戈而為之君臣者嬉嬉焉以清談麗辭而待之社稷幾何而不削且淪廢也然是數者皆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者也至於南渡之宋其國勢與以大過於東晉六代而一時諸賢名理學者潔脩其行而高其說意欲一洗千古而空之而上接

三代之緒顧日以恢復之義聞於朝而莫之嚮應也曰
以格致誠正之説聞於黼扆而莫之究用也退而脩明
六經尊其統而正之曰宇宙之在漢唐志志耳至宋而
始大明也藉令玄談麗辭者曰吾不益晉六代也若安
能救宋亡嗚呼宋亡非諸賢罪也蓋下以是待上求而
上顧不以是待下應也至我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一
時忠藎碩畫之士若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輩
各出其長以就功名之會所謂雲蒸龍變蓋先後無偶

焉而上甫下金陵賢故元大夫福壽旌之爲予祠春秋
祭巳才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竄臨淮不
復用徴示天下以執矢而是時方拮据馬上業乃馳書
幣而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輩俾之司綸綍而所
以奬慰恩禮有加盖彬彬稱多賢焉而亡何忠文與吴
忠節能殉滇孫左司能殉閩葉南昌能殉楚熊岐寧能
殉敵至於毘草之際而麻采之列爲方爲鐵爲陳爲卓
之流其爭先而就義者何衆也則是髙皇帝以實求而

天下以實應也夫高皇帝未嘗不言理學也其文辭發
於論心論洪範諸書而其事見於尊崇夫子及詔天下
先以經術而取士大指欲搢紳士大夫發明心得之學
以黼黻皇猷佐理國事𣊬愧夫子之教而已不欲令其
標戶別軌以出於所謂功業節義文章之外而創為尊
也列聖益培植之蓋百餘年而諸搢紳大夫往往以實
應故楊文貞李文達輩出而為輔蹇忠定夏忠靖王忠
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輩出而握銓樞于肅愍王文

成出而戡大難厥幾哉事功有徵矣而李劉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許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所謂以實應者猶故也當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人文之所蘊崇渟發而為李何徐薛輩相與脩明騷雅西京之業頗翕然爭言古矣執事乃謂其少伸而多抑何也驟習之而稍怠事則抑驟言之而稍駭聽則抑露其華天下以其華而掩其實則抑欲自致於用天下不信其用而信其無可用則抑然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

一切而下者相傾為競也自喜則遂分而不為黨厭薄一切則多避而無所營相傾為競則各露其短而不能掩故其為損淺也事功之臣大者股肱腹心而次亦禦圉干城亡論已德靖之季而天下相率尚通以就功善恣肆諱而為恢廓善干謁諱而為敏捷善詗刺諱而能用間善乾沒諱而能用仁甚或竭天下之力之半以內投隙而外就私然舉事一不當而持衡之臣猶得以議其後其為益與損半也節義之士致命而遂志者尚已

其大之批龍鱗抗論扆陛之上次亦請尚方搜城社折
檻鎖樹而不動天下高其風而願為之下然亦有因是
而遂自謂高恣行胸臆而莫之能挽天下敢議而不敢
折顧其介特自好必不忍舍其舊而下之也其為益大
而為損小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即篤行如河
汾卓識如新建如新會而疇得而議之彼能見其大者
遠者而介視此數端而亦宜也奈何籠天下之鮮脩尠
學者而合之取其最汙最下而謂為遠且大也尠學則

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鮮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隨處
體認則隨處緣而喻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賢不肖混淆而
便其私一語合則嚚嚚然而遽謂堯舜一不合則嘵嘵然
而詈其非人稍抑必借巧而更揚此負必要彼而求勝故
夫理學之為益者大而其為損者亦非小也夫所謂理
學者非能外是三者而創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
用在倫常日用之內出之而業則為事功功成而紀述
之則為文章功有尼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

嘗變也然則執事亦務以實求之而已求之而應以實則進之求之而應以虛則退之而天下自是無虛應矣夫精白一德竭肺腑而媚其上者應之者責也責行辨志眈眈逐逐以來覽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為天下窺此非應之者責也愚生之見乃爾毋亦以為虛而弁髦焉

第五問

問今天下為邊害者毋如敵為漕害者毋如河即小

夫孺子能言之而今敵已幸款塞矣河幸一切從去
漕道通矣説者乃尚謂敵款不足恃一旦而觧盟而
邊患猶故也河徙不足恃一旦而横潰而漕患猶故
也即胡以待之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户今所以綢繆者何奚也主計之臣議通海漕以
助河業已睹其效矣將遂漕海耶抑姑為道以俟緩
急耶而功名之士尚欲計復河套未已也夫海漕可
暫通而河套似不可復也亦能明其所以否諸生異

日為國家用覩茲二者恐不宜默默也其悉以對
執事以天下大策試諸生而諸生業鉛槧者見以為計
畫無所之耳雖然不敢不罄一得以對夫所謂天下大
策者邊防也漕計也國家建都燕蓋北迫敵而南仰三
吳之粟以自給故邊譬之肩背也漕河譬之喉咽也夫
肩背喉咽者人之所恃以為命也奈之何其易言之也
當今為邊害者莫如敵而為漕害者莫如黃河其悍猛
善潰奔突而來若震霆而莫可禦迅疾若風雨而莫之

控搗為勢同也居數歲輙一潰潰輙入為候同也其潰

而入縱横汗漫而無所不陷害聽其來聽其息而手足

無所措其不敵同也厚集而禦之乘險而拒之為堤為

牆數千里咫尺之地瑕而是數千里者皆瑕矣其不易

防同也未至而請為備大司農靳金錢弗肯予即予之

而嗀者乘其後既至而備大司農推金錢以予之予而

不必盡用於邊與漕也其積獘同也盖嘉靖中而敵之

雄若諳達者率其黠弟悍子以數十萬騎收於雲中上

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躪遼西嚙晉又西而掠秦凉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三十年矣天子為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旰食乃隆慶中諳達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行翁侯於將俎之上谷蠡屠耆而下面内請命者數百人國家因其人而假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為給祿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廑廑稱凡弟國焉而我明若天之覆彼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供呼韓邪歲費四十四億而我市

馬不過一二邑之租而已不為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即魏絳揚雄所稱何啻焉或以為敵詐而款我非也敵不款我何以制之而彼故為詐且諳達誠老厭兵其孼稚誠感我之厚待而思効順夫焉得為詐也又謂敵卒鮮犒輕騎闖於互市之下而疾馳叩居庸鹵昌平緩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敵將大舉必先後集諸部祠䠂林㤗犒晾騎彤見勢動而我故得先為備也大約中國因款而息肩而

得專精於敵則可因款而息肩而遂忘敵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比薊鎮歲益省調各邉鮮按伏羸金錢當以萬計不可裒而積之近鎮乎秋稍登商賈時集贖鍰爵貲不可捐而平糴以實邉乎鹽筴屯政不可時舉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益練乎山海而西以至鴈門不可削夷而為險乎猶未也而敵酋計已耄且死耳其貳者必杭台吉而是孽孫故不變也其勢必内猜而不相容降人之在寘顔者因中行翁侯之縛而中恨且

自疑也當其時有能兩匈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為維州其降人乎是一大奇也然而不敢盡言也漕之役當嘉靖末而黄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巨浸天子為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為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於捍與從之間而行求廢趾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而浚之橇檋版

築之役興而謗騰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采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止前後役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粟石稱是兩歲之間漕道通而大司空再受賞而吏士賜爵有差或謂河不久復當變胡以費水衡錢萬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瓠子避河害耳而至發卒數萬人自湛白馬玉璧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侈之今玆通漕大計胡以費也或謂不當逆非河也逆

之則決而為漕害順之則借以為漕利又非也夫河性能決而不能安為順也言借河利者引寇而入室者也然則為今之計者如之何曰河決有漸也度其來或增築堤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别引之霖溢有時也多集木石以為楗嚴耳目以為偵而已自淮而北則多横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成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為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説漸絀矣海運之説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歳往返不過四月

而艘卒以三之二而自便耗餘可小裁而羨鏹可積也
曰縣官即萬一以喉咽憂能别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
誠亦利便哉然而不克如勝國終始之海利者何也勝
國業下宋而宋之戈船下瀨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
慮數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躑躅待命者也朱清張瑄一
劇盜耳賺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萬戶而下
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出没而不從
中眥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為百餘年之利然國

紀潰而清瑄亦併族矣今亡論守臣自一嚬笑外斤斤
束三尺士亦安能舍燕中牘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陽
為募而陰則拘攝也别妻子若朊褓見制閫若束濕不
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吾固奚海漕之不可以
久也然亦知創之者之甚難而湮之者之甚易乎哉一
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則晚矣夫邊計慱而悍銳
之臣亦或有理先帥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藉令國家
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敵可復也長

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敵而敵果去也勢必設八衛衛五十人而後成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所州邑得二萬民户以配之何户可徙也勢必築五六城以犬牙錯何所取丸石材木也敵必爭爭當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池饒即可屯敵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敵既失地獨不能合東大酋而併力我乎大酋即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

乃以京輔委者非筴也故曰海運可暫通而河套卒不當復也海縱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緩而待數十年之後嗚呼天下之事凡以為名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追得以為功而元老者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敵款而吾日汲焉若有事即敵無款而吾坦焉若無事漕通而吾日虞河之決即河決而吾不虞漕之通舉以提衡天下易易耳寧獨此二端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六